

## 南京历史街区遭拆 专家急吁保护

# 1平方公里上的“战争”

本报记者 乔欣

在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朝天宫一带，有一条南北斜穿的小巷，名叫仓巷，仓巷两边坐落着一些明清时期建筑风格的民居，是南京城至今依然保留着历史风貌的街区之一。然而，这里正在遭遇拆迁，南京的文保人士为此多方奔走呼吁，其实他们此次极力想要挽留的区域不过1平方公里，即便如此，事态看上去依然不能如人所愿。

### 老街遭遇拆迁厄运

仓巷位于南京市中心的西南，历史上，南京的历代统治者几乎都在城北寻地发展，所以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政府的规划从未打搅过这里。仓巷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中培养出独具特色的发展业态，街区上出现多家卖古旧书籍和古董的商铺和货摊，如今这里的旧书铺在南京收藏界是出了名的。

到上世纪90年代，仓巷历史街区被政府卖给开发商，只是此后多年开发商一直未对这里实施建设计划，直至几年前，仓巷开始遭遇不同程度的拆迁并一直持续至今，期间包括位于仓巷78号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杨桂年故居等在内的文保单位也遭遇拆除厄运。

据当地居民说，开发商决定在仓巷启动拆迁是为了把这里打造成为专业的古玩一条街。2008年秋，一位慕名到仓巷参观的游客看到这里的景象后如此描述：仓巷两边几乎没有高楼大厦，一长溜都是那些粉墙黛瓦的旧民房。如果有一个感兴趣的画家，将这旧房、旧街、旧货，再加上我们这些在旧街上流动着的人画上，就是一幅活生生的老南京风情画啊。当时，街区的拆迁公告才贴出不久，这位即便只是来过仓巷一次的游客在看到公告后，



待拆的街区

都惆怅地感叹，街区的居民搬走之后，仓巷还会再出现这样的繁华吗？

### 为南京古城留点记忆

著有《南京城市史》的南京市作协副主席薛冰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南京老城和历史街区保护，据他介绍，仓巷115号是晚清南京最后一位状元黄思永的故居。黄思永得中状元后，看中了位于仓巷的、曾是太平天国王府的深宅大院。于是向光绪皇帝申请作为“状元府”。光绪皇帝恩准并赐金匾“进士第”挂于门厅屏门上方。从此，仓巷此宅即成为“黄状元府”，至今此称呼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100多年来，南京一代代前人都知道仓巷的这一处深宅大院是黄状元府，直至2005年曾在南京地方志工作过的胡季华老先生还说：“就在这仓巷附近，七家湾、黄状元府、可园故居、万寿宫、西园、卧佛寺、英王府，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它们中或者漫漶不清，或者因年久失修坍塌，或者杂草丛生，或者面目全非，甚至有的已经消失无影踪了。”如今，住

在老宅里的是黄思永的第五代后人，只是今天的状元第早已没了昔日壮阔的规模和精巧的外观，看起来只是残破的民房。然而如果仔细辨识，还是能够从中寻到一些老宅院的格局。

仓巷的现状如薛冰所言，虽然整体趋于破败，但是依然保存着传统的城市街巷肌理，没有发生过改建，是当年小街小巷的模样，院落的格局也基本都在，如果对其进行保护性修缮，是能够重回原貌的。对其进行保留也是为了给南京古城留点记忆。

### 新规划下的“孤岛”

与薛冰之前参与的对南京老城南历史文化街区实施整体保护的倡议相比，此次他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妥善保护好仓巷连同南

捕厅，中华门两侧的东和门西，几个片区共约1平方公里的范围。然而这样的要求似乎也并没有得到肯定的回应。

南京历史遗迹的保护状况是与历任的城市决策者就这一问题态度密不可分。据薛冰介绍，新世纪之初，南京提出“保老城，建新城”的发展方向，坚持“老城区做减法，新城区做加法”的原则，将城市建设的重点推向了河西新城区；新世纪的历次城市规划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得到切实加强。在2003年出版的《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中，仓巷、门东、门西、南捕厅地块、十里秦淮两岸，都被整体列入56个历史文化保护区范畴。2006年，对城区历史遗迹的破坏再次卷土重来。在全国一批文保人士呼吁下，温家宝总理亲自对此作出批示，最终破坏行为得到查处。2009年初，相关部门针对南京老城南历史文化街区提出“危旧房改造”计划，并宣称要拆迁3万户，以“拉动内需”。许多历史街区就在“危改”的旗号下消失，南捕厅街区也被规划为城中“顶级别墅”，招商项目公然挂在南京投资网上。

正在报国务院审批的最新《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30)》中，历史文化保护区由2003年规定的56片缩减为10片，另外还规定了22片历史风貌保护区和11片一般历史地段，其中，仓巷被排除在历史文化保护区之外，南捕厅街区被缩小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甘熙故居周围，门东缩小到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蒋山故居周围。在当地文保志愿者看来，这样的规划，切割了原本历史遗存的片区式形态，最终使它们沦为城市中一个个“孤岛”。

当地文保志愿者们质问，南京明城墙围合的老城区有40余平方公里，河西新城区有70平方公里，规划中的仙林、东山、浦口3个新市区面积在300平方公里以上，为什么不能对仓巷这些仅存的1平方公里明清传统街区进行整体保护？

有专家分析，仓巷街区地块目前产权复杂或许是相关部门制定保护规划的障碍，然而正如薛冰所言：“承载了丰厚历史故事的老街区，不能全是名人故居，全是纪念馆的堆积。要有普通人，要有多样性的市井生活，才能展现一座老城真实的历史风貌。”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姚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仓巷这些历史街区是南京城所剩的最后的一块还保存着传统都市肌理的历史街区。面对古城已遭破坏的状况，主管部门不能干脆‘破罐破摔’，而应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之心，竭力补救。城市规划应该将公共利益放在规划的第一位，并且要有向‘危改’纠错的勇气。”

2009年下半年，南京市完成新一轮政府换届，据悉，新任决策者对老城历史遗迹保护态度积极，我们希望，不久之后能够看到对仓巷这些历史街区实施有效保护的最新进展。

### 城市话题

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似乎是一对矛盾。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愈发凸显。南京城最后一块保存着传统都市肌理的仓巷街区面临被拆命运，即城市无序发展的牺牲品。

无独有偶，前一阵媒体报道，大理为修公路拆毁了唐代古城墙，为建豪华别墅群洱海被填；镇江千年粮仓被强行拆迁。破坏文化遗产的事件层出不穷，不仅磨灭了中国城市记忆、割断了历史文化，还使城市丧失了发展的内在生命力。

文化遗产是城市生命力的传承，是渗透到城市肌理中，最具有特色和代表性的符号，是城市的根基。人们对于一座城市的识别，往往基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标识，如北京的故宫、杭州的西湖、西安的秦陵兵马俑、曲阜的孔庙。这些历史建筑和风景名胜格局，传承着一代代的文化记忆，并积淀为城市的特质、文化的精髓。

然而，为了追求政绩，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一些城市不顾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大拆大建，随意改造，很多历史街区被无情地拆掉，很多传统建筑被悄悄地摧毁。还有一些地方，

由于缺乏必要的经费和人力物力，不得不眼看着历史文化遗产被破坏、传统文化消失。

而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真的无法调和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并非阻碍了城市发展，反而能否为城市发展提供更加充足的后劲和动力。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传统特色十足本身就是城市发展的资本。有的城市，有钱盖豪华大楼却挤不出文化遗产生存的空间。其实，文化遗产保护好了，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不亚于盖楼修路。如果一味短视，盲目追求GDP，拆毁历史建筑开发房地产、破坏古代文化遗址修建工程，不但给当地老百姓造成的祸害无穷，更会透支子孙后代的文化记忆，不啻于焚琴煮鹤、竭泽而渔。

保护文化遗产，说到底发展的观念问题。是万物生长放眼看量、遗产保护与经济互利共赢，还是鼠目寸光贪吃卵，要看当地执政者是否具有长远的眼光和足够的心胸，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还是把官帽放在首位。南京的仓巷街区还算幸运，在没有被彻底拆除前就得到了一批有识之士和相关部门的关注，其命运如何还需等待。而其他地方，又有多少文化遗产面临类似的命运呢？

## 留住城市的根

十月丹

## 香港公布“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

据新华社消息 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公布了第二批“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包括三大项目，昔日老建筑将分别化身环保训练营、主题餐厅和服务大楼，在巧用之中得到妥善保护。该项目2008年启动，旨在通过与非牟利机构的合作，争取实现公益企业和保护历史建筑双赢。

第二批“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预计修复费用总共约1.27亿港元，预计工程于2013年下半年完成。特区政府将为负责计划的3家社会企业营运初期提供830万港元资助。

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郑月娥表示，有信心所有获选的计划都能在保护历史建筑的同时，为社区带来裨益。此次3项计划不仅为历史建筑注入新生命，还丰富了历史建筑保护工作。

依托各自的建筑特点，3个项目分别将老建筑翻出各具特色的新花样。其中，旧大埔警署将被“活化”为“绿学苑”，面向香港市民推动可持续生活方式，提供教育课程和训练营，举办推广健康饮食的活动，设立文物展览馆等。

位于港岛湾仔区的蓝屋建筑群将被“活化”为多元服务大楼，在继续为新老住户提供住所的同时，举办文化和教育课程及文物导赏团，运营两家食肆，并通过单位阁楼展现早期香港的居住环境。

位于九龙城的石屋将被“活化”为主题餐厅和旅游资讯中心，计划举办教育课程、导赏团等反映九龙城文物景点历史的活动。

近日，位于台湾高雄港的著名历史建筑“香蕉棚”，重新开业，改名“香蕉故事馆”。该馆展出了当年蕉农割蔗、运蔗、装蔗的历史以及陈旧竹笼、单车及生活用品。图为游客在“香蕉故事馆”内观看当年蕉农穿过的衣服和使用过的生活用品。新华社记者 何俊昌 摄

## 国际孙子文化旅游节山东开幕

本报讯 近日，“第二届海峡两岸孙子文化交流研讨会暨第八届国际孙子文化旅游节”在山东滨州惠民县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就“孙子兵法”这一主题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加强两岸之间孙子文化交流，弘扬孙子文化。

本届文化旅游节自9月12日开始至10月12日结束。期间，惠民县将陆续举办孙氏后裔祭祖典

礼、经贸洽谈会、首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孙子兵法友谊辩论赛、台湾元智大学与滨州学院两岸大学生辩论赛、孙子文化书画艺术大展等多项活动。

惠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素有“鲁北首邑”“燕齐门户”“神京锁钥”之称，孙子故里及《孙子兵法》既是中华文化的一笔宝贵遗产，也是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之前惠民县已成功举办7届国际孙子文化旅游节。(侯丽)



### 老街故事

## 熠熠生辉的塞外古街

丁敏帅

大召前街，就是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最著名的黄教寺庙大召前的古街。它与呼和浩特城及大召几乎同龄，在400多年的历史沧桑中，逐步兴盛日渐繁荣，蒙、汉、回、满等多族往来如织，成为一时之盛。

### 古街见证蒙藏交流

召就是蒙语的庙，大召前街的兴起，源于蒙藏之间的佛教接触。

蒙古文《俺答汗传》中记载，名扬天下的蒙古领主俺答汗，在藏历水猴年(1572年)，召集举世无双的巧工名匠，模仿已成遗迹的大都，在大青山之阳、哈屯河之滨，始建有8座楼和琉璃金银殿的壮美的呼和浩特。该城竣工后，明廷赐名为“归化城”(即呼和浩特旧城)。3年后，又在城南近郊修建了代表城市灵魂的大召，大召前街随之成为四方客商沿街聚集经营之所，大召的门前和前街整日商贾汇聚，游人如织。传说呼和浩特有“7大召、8小召、72个免召”，事实上呼和浩特的召庙还远远不止这个数目。因此也有传说称呼和浩特“召先于城”。

藏教入蒙，始于明中晚期。当时俗称黄教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在信徒努力下，影响迅速扩大，受到了当地政权的扶植与明

朝中央政权的礼重。其领袖索南嘉措进行着卓有成效的传教弘法，试图将黄教远传四方。

此时，蒙古鞑靼部的俺答汗势力最为强大，率众西入青海，明廷无可奈何，只好采用怀柔的办法，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听任其在青海活动。

藏传佛教的介入成为此间汉蒙关系的重要转折。俺答汗在青海接受了黄教的影响，成了热烈信徒。索南嘉措作为黄教领袖，与久慕其名的俺答汗于1578年会见。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这半蒙语半藏语尊号，大意是“遍知一切”的执持金刚无坚不摧广博博得像大海一般的上师”。从此以后，西藏黄教领袖开始有了“达赖喇嘛”的称号。索南嘉措则回赠俺答汗“帕克瓦儿第彻辰汗”的尊号，意为人间之主、佛教圣人。

欣然接受赠号的俺答汗对索南嘉措更加尊崇和信任，这很快体现在了蒙古风俗的变化中。俺答汗接受了索南嘉措的意见，下令废除原来萨满教的殉葬等落后风习，并将信仰黄教写入法典。由此蒙古人逐渐抛弃萨满教，改信黄教，促进了蒙古社会的进步，也加强了蒙、藏两个民族的友好关系。

明廷方面认识到索南嘉措的

作用和影响后，则借重他搞好朝廷与鞑靼部落的关系。明廷派特使敦请他成功地劝说了俺答汗率众离青海回内蒙古，使得从此明代的西北边疆基本保持了安宁。

### 月明楼的传说

商贾兴旺的名街自然少不了饭馆酒肆。大召前街最著名的饭馆叫“月明楼”。

相传当年康熙皇帝率军驻扎于西北边境期间，常常微服私访。某天，他来到归化城，在月明楼就餐，酒饭用毕，店主主要饭钱白银八两三钱。康熙知是敲诈勒索，故称没有这么多银子，付不起账。月明楼的店主是当地恶霸安三泰，哪里肯让，当即唆使家奴上前威逼，扬言拿不出八两三钱银子，就剥下衣衫，下台坐轿。

就在康熙危难之际，正在休息的月明楼堂信儿刘三，听到店主敲诈外地客人，内心不平，就分众人来到康熙跟前，手拉康熙上前向店主讲理，店主当然不肯听。实在没有办法，刘三将自己一年的工钱代付账，替康熙解了围。脱身以后，康熙下旨严惩了恶霸安三泰，并且降旨召刘三到北京，封官进爵。

### 财神庙与费公祠

今天大召前街北头有一座清

代初期山西商人筹捐而建的财神庙。该庙规模宏大，有山门、过殿、正殿、东西配殿、禅房、亭院、戏台，每年从农历二月初一开始祭财神、举办庙会、唱大戏，每3天就有一次祭祀活动，一直祭到农历十月初三。

财神庙对面就是费公祠，1698年由归化城城西口的商民所建。该祠整体为一四合院，有正殿、厢房、耳房，正殿供奉着费扬古将军。

费公祠与财神庙，一南一北，中间形成自然走向的财神庙巷。该巷西头即闻名遐迩的御泉井，其红火热闹可与北京前门天桥媲美。

如今，由于费公祠清末香火冷落，所以就迁居归化城的老者，也往往将费公祠与财神庙混为一谈。只知财神庙巷而不知费公祠。费公祠者，费扬古也，清代名将。1696年2月，康熙帝发兵十万，分三路大举出击剿灭噶尔丹。担任西路军统帅的费扬古负责堵截噶尔丹叛军脱逃之路。两军在昭莫多进行了激战。费扬古的军队“斩级三千余，俘数千人，获牛羊、驼马、庐帐、器械无数。昭莫多一战，基本上歼灭了噶尔丹的叛军力量，清军取得平叛战争的决胜性胜利。

平叛后，费扬古“寻授右卫将军，仍兼摄归化城将军”。费扬古不仅保卫北疆有功，更在归化城民生方面有所作为。因此，当费大将军调京后，各族商民就在大召东南为他建了费公祠，颂扬其功德。他赴京时，商民人山人海，街市为之不通，达到“攀辕泣送”的地步。

康熙四十年，费大将军病卒。朝廷对其十分敬重，“赐祭葬，谥襄壮”。清朝赐予为重臣追谥名号最高的“襄”字。因此，费公祠又被尊为“费襄社公祠”。建起财神庙，则是此后20余年的事。

而费公祠200多年后，费公祠与财神庙又出了一件惊天动地鬼神的大事。

1938年10月，根据党中央指示，李井泉等率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五团和由太原成城中学组成的第四支队，直捣日寇心腹之地——绥远省大青山。根据斗争发展需要，1939年春，绥远省委派刘洪雄、宁德青等同志潜入归化城建立党的地下工委，配合根据地地开展地下抗日活动。就设在费公祠，并在财神庙聚集活动。以会长王信真为首的3位老道都有民族气节，同情抗日。王信真原来在北京白云观修练，在他的周旋下，刘洪雄、宁德青就



在费公祠与财神庙组织了“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并且在学校、税务、毛纺、机电、铁路、医院等单位发展了200多名会员，形成一把利刃直插日伪心窝。

1940年7月，日本特务机关、日本宪兵队、伪巴盟警务厅和警察署组成“联合搜查本部”，在叛徒的指引下，将费公祠围了个水泄不通。被围时，刘洪雄等并不

知情，他假冒进香，进入费公祠，当即被捕。宁德青脱险跑上大青山。这次搜查前后共逮捕了参加抗救会汉、满、蒙、回四族190多名会员，刘洪雄被活活打死，其他会员大部分被折磨至死。只有少数人在日寇投降后，从张家口察南监狱逃出来。费公祠事件，可以说是抗日战争在中蒙蒙古西部地区最大的一次惨案。